

悬泉置编年简所见 汉与乌孙关系考析*

贾丽英 刘 多

【摘 要】悬泉置汉简中有 22 枚与乌孙相关的纪年简，再现了从昭帝始元至平帝元始年间汉乌密切交往的历史情景。乌孙纪年简可分作三组：“过”“送”“迎”长罗侯简反映了长罗侯常惠于宣帝本始至神爵年间三次往返汉与乌孙的史实，涉及其持节联络乌孙、赴赤谷城屯田、送少主和亲等事迹；甘露纪年简数量多而分布集中，能够证实乌孙接受汉的封号及印绶发生在甘露二年，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甘露元年，这一时期“使都护西域”的存在是汉乌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大小昆弥”与“归义侯”简则是乌孙受封于汉王朝，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悬泉置汉简 汉王朝 乌孙 民族交往

【作者简介】贾丽英，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6) 03-0076-18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韩日出土简牍公文书资料分类整理与研究”（20&ZD217）、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整理（先秦秦汉）”（HB24WH009）的阶段性成果。

在悬泉置汉简出土之前，学界对乌孙国的研究主要依据传世文献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分散的相关简牍材料，取得了以《乌孙研究》为代表的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①20世纪90年代，悬泉置汉简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与西域各国交往交流的实录，学者们利用悬泉置汉简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②悬泉置汉简中的纪年简有1900多枚，^③其中已知涉及汉与乌孙关系的编年简有22枚，年代上起昭帝始元年间，下至平帝元始二年（2年），反映了80余年间汉乌关系的发展状况。本文即以悬泉置编年简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对汉与乌孙之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加以考析。

一、“过”“送”“迎”长罗侯

传世文献所见最早往来于汉与乌孙的使者为汉武帝时的张骞，在其第二次出使归汉时，“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④之后乌孙尚汉公主细君、解忧，奠定了汉与乌孙之间几十年交往交流的基础。频繁出现在悬泉置迎送接待文书及账簿中的是长罗侯常惠，

-
- ① 参见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66~79页；刘光华：《也谈汉代的乌孙——〈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33~43页；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西汉关系转变的标志》，《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第55~58页；洪涛：《关于乌孙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22~26、94页。
- ② 参见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第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第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17页；袁廷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9~15页；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第209~211页；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5辑，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358~368页；马智全：《“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序调整与册书性质之再认识》，《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47~53页。
- ③ 参见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第91页。
- ④ 《汉书》卷61《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2页。

较早且较集中的是一组记录他在宣帝本始、元康、神爵年间经过悬泉置的简文：

简 1. 入糜小石二石 本始五年二月乙卯，县泉厩佐广意受敦煌仓
嗇夫过送长罗侯（I 90DXT0209 ⑤：17）^①

简 2. 元康三年四月戊寅，前将军臣增、后将军□ I

臣舜、长罗侯臣惠，承□ II

制诏侍御史曰，军司马熹与校尉襄□□ III

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人□ IV（II 90DXT0213 ③：5A）^②

简 3. 县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县掾延年过
（I 90DXT0112 ③：61）

入羊五 其二羊
三天羊 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I 90DXT0112 ③：62）

出鸡十只一枚 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二人、军侯丞八人、司马丞二
人，凡十二人 共九人再食
三人一食（I 90DXT0112 ③：68）

出牛肉百八十斤 以过长罗侯军长史廿人、斥候五十人，凡
七十二人（I 90DXT0112 ③：69）

出酒十八石 以过军吏廿、斥候五人 凡七十人（I 90DXT0112 ③：
74）

出米廿八石八斗 以付亭长奉德、都田佐宣，以食施刑士三百人
（I 90DXT0112 ③：77）^③

-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貳）》，中西书局 2020 年版，第 312 页。释文断句及其格式均遵照注引原文。为便于阅读，有图版参照的释文，行数分别以罗马数字 I、II、III 等表示，并附注栏数，全部列在释文之后。
-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肆）》，中西书局 2024 年版，第 508 页。
- ③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 2019 年版，第 461~464 页。此简册名为《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由 18 枚简组成，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仅选取与主题密切相关的几条简文进行解析。对这份册书，多位学者进行过专门探讨。参见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 年第 9 期，第 91~95 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 年第 6 期，第 76~77 页；袁廷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79~82 页；初昉、初世宾：《悬泉汉简拾遗（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15 辑，中西书局 2016 年版，第 330~334 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15 辑，中西书局 2016 年版，第 360~364 页；马智全：《“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序调整与册书性质之再认识》，《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第 47~53 页。

简 4.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己酉，县泉置嗇夫弘敢言之，遣佐长富持传迎长罗侯敦煌稟小石□ I

九石六斗，簿入十月。今敦煌音言不簿入谨问佐长富稟小石九石六斗今移券致敦煌□□□ II (I91DXT0309 ③: 215) ①

简 5. 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增承 I

制诏侍御史曰：使乌孙长水校尉长罗侯臣惠，与斥候王利国、侯君、周国、假长寿、□□中、乐安世、陈盖众、□□意、非延年，奉书迎 II

为驾二封，轺传十人共传，二人共载 十月□ III (以上为第一栏)

御史大夫吉下扶风廐，承书 I

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II (以上为第二栏) (I91DXT0309 ③: 59) ②

常惠封长罗侯是在汉乌合兵击匈奴后。史书对此的记载在时间上有出入，《汉书·西域传下》载：

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翎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还，封惠为长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③

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 72 年）发五路大军援助乌孙，但大多无功而返，只有常惠“使持节”的乌孙军队大获全胜。本始三年，宣帝遂加封常惠为长罗侯。然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的诏封时间则为本始四年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中西书局 2020 年版，第 390 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中西书局 2020 年版，第 360 页。马智全释“奉书迎”为“奉少主”，参见马智全：《悬泉汉简所见常惠任长水校尉考》，郭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二三》（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14 页。

③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5 页。

四月：

本始四年四月癸巳封，二十四年薨。^①

据《二十史朔闰表》，本始四年四月癸巳为四月二十日。^②《汉书·西域传下》以记事为主线，《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则更重时间，两相比较，本始四年四月的记载更可信。

《汉书·西域传下》提及常惠受封后“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未提及具体时间。《汉书·常惠传》虽也未提及时间，但记录了随行人员规模和“便道”攻打龟兹的目的：

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③

简1“本始五年二月乙卯，县泉厖佐广意受敦煌仓啬夫过送长罗侯”，指的应是长罗侯使团出使乌孙途中的一次接待活动，与“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之事相合。这也是悬泉置汉简中最早出现长罗侯活动的记录。

简2中的“元康三年四月戊寅”即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四月十六日，该简是一份长罗侯参与签发的传文书，与派人前往西域屯田之事相关。

简3是著名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记录了长罗侯率使团前往乌孙途中路过悬泉置的情形。简册史料珍贵，也备受学界关注。早年张德芳结合传世文献认为该简册同“送配少主与乌孙和亲有关”，^④后有学者据随行人员中包括“施刑士三百人”，认为该简册为汉王朝增兵西域、加强西域屯田的账簿，^⑤也有人认为该简册记载的是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常

① 《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69页。

② 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页。

③ 《汉书》卷70《常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4页。

④ 参见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第92页。

⑤ 参见袁廷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79页。

惠赴赤谷城屯田的事件。^①因史书记录史实多以事为主，对年代先后不是非常重视，加之乌孙远在西域北道，常惠多年联络乌孙，每次出使也不会只是完成一件单纯的任务，故增兵、屯田、为少主和亲做前期准备，都是有可能“便宜从事”的。

简4为神爵二年正月己酉公文，即该年正月初三悬泉置嗇夫上行文书至敦煌，问“迎长罗侯敦煌”用粮未入十月簿之事。从未入十月簿的追问看，“迎长罗侯”应发生在神爵元年。结合简3和简4，可知长罗侯使团曾在神爵元年往返乌孙。

简5是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使乌孙长水校尉长罗侯”与斥候10人“共传”（每2人乘1辆二封轺传，用车5辆）过悬泉置的传文书。这次长罗侯使团过悬泉置应是为了送少主和亲。《汉书·萧望之传》载“神爵二年，遣长罗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贵靡”，^②同书《西域传下》载“使长（卢）〔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③悬泉置汉简则更加鲜活地展现了送亲持节者使用传车马的情形。除了此枚简，悬泉置汉简中还有几枚与少主相关的简：

简6. 埵萋右候以下_{少主马六匹}私马二匹（I91DXT0309^③：126）^④

简7. □□县泉置度侍少主长罗侯用吏（II90DXT0214^②：298）^⑤

简8. 曰以少主所持□（V92DXT1812^③：47）^⑥

少主，即解忧公主的侄女，结亲的对象是解忧公主的长男元贵靡。不过，送亲队伍方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陁子泥靡代为昆弥”，^⑦元贵靡未得立。宣帝于是“征还少主”，常惠则前往

① 参见马智全：《“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序调整与册书性质之再认识》，《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47页。

② 《汉书》卷78《萧望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9页。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5页。

④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373页。

⑤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肆）》，中西书局2024年版，第612页。

⑥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5辑，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363页。

⑦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5~3906页。

乌孙责问其“负约”之事。

由上述诸简可以发现，汉与乌孙在宣帝本始至神爵年间关系密切，仅长罗侯常惠便在大约十年内代表汉王朝持节往返汉与乌孙三次。众所周知，简牍材料本就零散，纪年简则更为珍贵。因此，汉与乌孙的交往交流应远多于我们目前所知。

二、“使都护西域”与甘露纪年简

在悬泉置纪年简中，反映汉与乌孙关系最集中的时段为宣帝甘露年间，共有8枚简，占乌孙纪年简总数的近40%。汉与乌孙交往之盛，与汉王朝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成立有密切关系。

“西域都护”这一名称，在悬泉置纪年简中最早见于平帝元始二年的传文书，“元始二年二月癸未，□ I 西域都护守史猥、司马令史赵严，罢诣北军，为驾一封轺传，有请□□□ II 诏□ III (I 90DXT0112 ①: 58)”。^①“都护”的单独出现略早，是在成帝建始五年（公元前28年），“出粟三石 建始五年正月庚申，县泉厩佐霸付敦煌厩佐宋昌以食迎都护柱马（左侧有刻数）(I 90DXT0110 ②: 34)”。^②在此之前，多以“使都护”“使都护西域骑都尉”“使都护西域校尉”等形式出现。郑吉在悬泉置汉简中的称谓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II 90DXT0213 ③: 135)”。^③“使都护安远侯吉(I 90DXT0114 ③: 62)”。^④“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副卫司马吉(敦·1341A)”，^⑤而在此之前，郑吉的称谓则是“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其后日逐王畔单于，

-
-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424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380页。
 ③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肆）》，中西书局2024年版，第529页。
 ④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532页。
 ⑤ 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252页。“骑都尉”之前与“副卫司马”之后的文字，因字迹漫漶，整理者未给出相关文字，张俊民释读为“使都护西域”与“吉”。参见张俊民：《敦煌悬泉置汉简西域都护资料钩沉》，邹英都、赵国壮主编：《西部史学》第11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1页。

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①

又张俊民发现居延汉简中有元康二年“使都护”的记录：

简 9.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凤]重都□□ I

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将车□□□ II (118.17)^②

可见“都护”之称的出现早于郑吉任“都护”，只是不知此时由何人出任“都护”，但神爵三年郑吉为“都护”后，其对西域的督查、管理显然于当时的政局影响极大，《汉书·郑吉传》所谓“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③也不全是虚言。神爵末至五凤中，乌孙泥靡复尚解忧公主，暴虐失众，其子细沈瘦率兵围汉使和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④便是明证。

悬泉置汉简中有一条采集简，不详年月：

简 10. 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副卫司马吉□□□□ I

送乌孙公主使者□□□□□□□ II

行在所，以令为驾一封□□ III (敦·1341A)^⑤

也正是“使都护西域”郑吉的存在，才使仅在悬泉置出土的乌孙纪年简中，记录宣帝甘露年间史事的就有 8 枚之多，再现了汉与乌孙频繁往来的历史场景。先看前 4 枚展现的历史事件：

简 11. 上书二封 其一封长罗侯
一乌孙公主 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县泉译骑朱定 付万年译 (II90DXT0113④：65)^⑥

①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873~3874 页。

②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5 年版，第 33 页。张俊民将“丞庆都、尉[凤]重”释为“丞庆、都尉写重”，参见张俊民：《敦煌悬泉置汉简西域都护资料钩沉》，邹英都、赵国壮主编：《西部史学》第 11 辑，西南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6 页。

③ 《汉书》卷 70《郑吉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006 页。

④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6 页。

⑤ 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 2019 年版，第 252 页。

⑥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叁）》，中西书局 2023 年版，第 307 页。

简 12. 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侯恭上书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

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骑司马充行太守事、库令贺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当舍传舍，如律令（V92DXT1311 ③：315）^①

简 13.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嗇夫禹移县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稟穰麦小石卅二石 I

七斗又芟廿五石二钩。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三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II（II90DXT0115 ③：96）^②

简 14.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定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匹者以与世等。敢言之。（V92DXT1311 ④：82）^③

简 11 中的“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即甘露二年（公元前 52 年）二月十二日。该简系悬泉置邮书传递记录，长罗侯、乌孙公主各上书一封。从邮书由译骑传递看，连夜传书的情况当十分紧急，即史书所言“因骑置以闻”。^④ 简 12 记载长罗侯常惠专门派人上书汉廷，并由敦煌骑司马充开具传文书，时间为甘露二年二月十五日，与上一次上书的时间仅隔三天，足见事态严重。简 13 中的“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即甘露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鱼离置嗇夫在给悬泉置嗇夫的移文中告知后者，其所遣佐光持传马 10 匹迎冯夫人使困，^⑤ 传马所需草料须记入三月的账簿上报。考虑到鱼离置在悬泉置东边，在此文书移送之时，冯夫人应即将抵达悬泉置。“柱”通“驻”，意为

① 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 年第 9 期，第 94 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肆）》，中西书局 2024 年版，第 383 页。

③ 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 年第 9 期，第 93~94 页。

④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12 页。

⑤ 按佐光为甘露年间悬泉置佐，证之简 II T0216 ③：135 “甘露元年十一月壬辰朔丙午，县泉置佐光敢言之”。参见张俊民：《悬泉汉简中有纪年可考的物价资料》，《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 页。

逗留、停留，“柱马”指“因接送客人等任务而逗留、停留在某地的马匹”。^①由此可推知，《汉书·西域传下》所载“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②或发生在甘露元年；而冯夫人“锦车持节”^③返回乌孙之事则当在甘露二年，而非甘露元年。^④

简 14 是一份公文书，系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甘露二年四月十八日），乐官（《汉书·地理志下》作“乐涓”，^⑤为酒泉郡属县之一）令发布的一份通告：破羌将军、穿渠校尉及使者冯夫人等在前往乌孙的途中，因事情紧急，军吏“晨夜行”导致马匹劳累、丢失，故派遣骑士张世等寻找丢失的马匹，若得到有关信息要及时上报。简 11~14 为甘露二年二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八日相关人员途经悬泉置时留下的记录，时间前后相差两个月，4 枚简记载的关键人物有长罗侯、乌孙公主、冯夫人、破羌将军等，可能与同一件史事——第二次乌孙内乱息息相关。关于此次内乱，《汉书·西域传下》所载甚详：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焉）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⑥

有几个时间节点需要强调，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冯夫人西行路过悬泉置的时间大致在甘露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之后；冯夫人持节诏封大小昆弥

① 洪帅：《西北汉简中“柱马”与“柱”新考》，《古汉语研究》2024年第4期，第82页。

②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7页。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7页。

④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将冯夫人还长安与返乌孙均系于甘露元年，错误。参见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⑤ 参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4页。

⑥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7页。

的时间，大致稍晚于乐官令下文追查丢失马匹的时间——甘露二年四月十八日。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乌孙于甘露二年接受汉王朝封号及印绶，自此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正是由于乌孙国接受汉王朝的管辖，汉乌关系相对稳定，才促成了甘露三年乌孙军罢归与解忧公主归汉：

简 15. 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大守信、丞欣谓过所，遣守属赵称逢迎吏骑士从军乌孙罢者敦煌郡。I

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十月再食 II (II 90DXT0115 ③: 99) ①

简 16.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有请诏。

御史大夫万年下请(渭)成(城)，依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V92DXT1412 ③: 100) ②

简 17.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稟 I

穰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II (II 90DXT0114 ③: 522) ③

简 15 中的“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即甘露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该简系甘露三年上郡太守开具的传文书，要求沿途机构为骑士军队提供传食和住宿。有学者指出：“简中上郡士吏从军乌孙者，当为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之所部。”④ 此简与前引汉封乌孙大小昆弥后，小昆弥“乌就屠不尽归诸翎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⑤ 之事有关。乌孙内乱最终以汉政府派军干预而结束。

简 16、简 17 的纪年时间是“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即甘露三年十月初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肆）》，中西书局 2024 年版，第 384 页。

②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8 页。“有请诏”原书释作“□请部”，这一文书用语亦见于简 I 90DXT0112 ①: 58，今从张德芳释读。参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15 辑，中西书局 2016 年版，第 366 页。

③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叁）》，中西书局 2023 年版，第 463 页。

④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3 页。

⑤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7 页。

一,二者均涉及解忧公主返回长安一事,《汉书·西域传下》载:

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悯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①

简 16 是护送公主归汉的传文书,简 17 记载位于敦煌郡最东端的渊泉置移书给公主队伍沿途路过的各置——从东向西依次是广至、鱼离、悬泉、遮要、龙勒,言公主所用传马,其粮草须入十一月账簿上报,务必不能出错。

解忧公主于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出嫁乌孙,先后嫁给岑陁军须靡、肥王翁归靡以及狂王尼靡。其中,与肥王翁归靡生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后立为乌孙大昆弥。次子万年,后为莎车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翎侯之妻。与狂王泥靡生鸱靡。可见,此次和亲推动了汉、乌孙、莎车、龟兹等多民族的融合。同时,解忧公主常“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②又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后,夫妇常到长安朝贺,深受中原文化浸染,在龟兹建造宫室时,“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③汉文化对西域文化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甘露纪年简还有一枚采集简,发表在《玉门关汉简》中:

简 18. 甘露四年三月□□,使主客给事中侍谒者臣却承 I
制诏侍御史曰,云中郡使军候弘别使送乌孙诸国客,与斥候□
世魏泉俱 II 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载 III (以上为第一栏)
御史大夫万年下扶风廐承书以次 I
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II (以上为第二栏)(90DXC:
139)^④

①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8 页。

②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16 页。

③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16~3917 页。

④ 参见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 2019 年版，第 214 页。“承”“曰”“斥”原书作“平”“自”“军”，今从张俊民释读。参见张俊民：《简牍释文校订与公文书的分类定性研究——以敦煌市博物馆所藏汉晋简牍为例》，<http://www.bsm.org.cn/?hanjian/9303.html>，2025 年 9 月 29 日。

甘露四年三月，御史大夫万年下发护送乌孙诸国客的传文书，具体往来情况不详。事实上，自甘露三年起，乌孙客往来于汉廷的记录很多，仅纪年简就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三月迎“乌孙国客”向汉廷“奉献”（简ⅡT0216②：702）、^①成帝建始元年八月“送乌孙客”（简Ⅰ90DXT0110②：43）^②等。有时使者团队庞大，致使悬泉置的接待任务繁重：

简19. 出粟十八石 骑马六十匹 都吏王卿所送乌孙客 元
延四年六月戊寅县泉嗇夫訢付敦煌尉史褒马（Ⅱ90DXT0114③：
454）^③

综上所述，甘露年间是汉与乌孙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时期，此后乌孙贵人、使者往来于道，尤其是受大小昆弥派遣前往汉廷的使者络绎不绝，中国古代民族间的交往交流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三、“大小昆弥”与“归义侯”简

乌孙大小昆弥受汉封后，与汉廷来往不绝。在已公布的悬泉置汉简中，“大小昆弥”简有13枚，其中纪年简5枚，时间从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至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反映出西汉后期汉乌双方始终保持密切关系。

简20. 出粟三石，马十匹，送大昆弥使者，都吏张掾。阳朔四年二月戊申，县（悬）泉嗇夫定付遮要厩佐常。（VT1812②：58）^④

简21. 鸿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属单彭，送自来乌孙大昆弥副使者薄游^レ左大将 敦煌长史充国行大[□]Ⅰ

掾使敞单，皆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 凡二人 三月戊寅东。六月 以次为驾，如律令。[□]Ⅱ（Ⅱ90DXT0214②：385）^⑤

简22. 建平四年八月己卯，遣守属……大昆弥左大将……（ⅣT0317③：1）^⑥

① 参见张俊民：《悬泉汉简：社会与制度》，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2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381页。

③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叁）》，中西书局2023年版，第449页。

④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⑤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伍）》，中西书局2025年版，第304页。

⑥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简 23. 出鞞鞞各二，左部骑士高谊里。建平五年二月送昆弥失亡
□□ (I 90DXT0114 ①: 70) ①

简 24. 出麦四斗 □ 建平五年闰月壬寅县泉嗇夫 付宜禾书佐王
阳，给食传马二匹，迎昆□ (II 90DXT0114 ④: 53) ②

在以上 5 枚纪年简中，简 20、简 23、简 24 均是悬泉置出入簿，所出之物包括为迎接或护送大小昆弥使者提供的传食、传马等。在简 22~24 所记前后两年时间中，乌孙遣使往来较为频繁。简 23 纪年为建平五年二月，内容为送昆弥使者；简 24 纪年为建平五年十一月，^③ 内容为迎昆弥。《汉书·西域传下》载：“哀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④ 因匈奴单于生病“复遣使愿朝明年”，^⑤ 故有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在元寿二年（公元前 1 年）一并入朝之事。由此，简 24 应为大昆弥伊秩靡前往长安路过悬泉置的记录。

除了简 20~24 这 5 枚纪年简，尚有 8 枚无纪年简，皆为昆弥或相关人等途经悬泉置时的接待簿籍，记载了出粟、稟食等情况：

简 25. 出粟四斗八升，以食守属唐霸所送乌孙大昆弥、大月氏
所…… (VT1712 ⑤: 1) ⑥

简 26.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
升，西。(VT1611 ③: 118) ⑦

简 27. 出粟千六十石效□□□□□□为大昆弥市县泉置□□□
(I 90DXT0114 ①: 172) ⑧

简 28. ■ 右大昆弥、贵人卅一人，人再食 积八十二人□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 2019 年版，第 492 页。“失亡”原书误释为“使者”，参见张俊民：《悬泉置汉简释文再校订及相关问题讨论——以 IT0114 ① 释文为例》，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主办：《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 12 辑，巴蜀书社 2020 年版，第 105 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叁）》，中西书局 2023 年版，第 485 页。

③ 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 页。

④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10 页。

⑤ 《汉书》卷 94 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817 页。

⑥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3 页。

⑦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3 页。

⑧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 2019 年版，第 505 页。

(Ⅱ90DXT0114 ②: 249+ Ⅱ90DXT0114 ②: 47) ①

简 29. □乌孙小昆弥使者知适等三人, 人一食, 食四升。

(VT1509 ②: 4) ②

简 30. 出粟六升 以食守属高博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再食, 东

(I 90DXT0110 ②: 33) ③

简 31. □泉置骏养为昆弥 (I 90DXT0114 ①: 97) ④

简 32. 出中靳鞬对各二絮五 佐邓宪、韩忠送迎昆弥亡当负□

(I 90DXT0114 ①: 135) ⑤

何双全认为简 25、简 26 的年代为宣帝时期, 简 28、简 29、简 30 的年代则为成帝时期。^⑥ 而简 27、简 31、简 32 由其编号可知均出自一区探方 T0114 一层, 据悬泉置发掘报告记录的地层堆积与分期断代情况, 该层简牍的纪年集中在哀帝、平帝时期,^⑦ 均在甘露三年以后。由此也可以佐证宣帝以后汉与乌孙往来之频繁。值得注意的是, 汉政府对乌孙等西域诸国的使者也格外重视, “人再食, 食四升” “人一食, 食四升” 的接待规格, 显然比汉政府吏员的“食三升”^⑧ 要高。

除了悬泉置汉简记录的迎来送往, 纪年简 21 还记载了成帝鸿嘉三年 (公元前 18 年) 三月癸酉 (三月初一) 守属单彭送乌孙大昆弥等前往长安进行

- ① 此两简由谢明宏缀合, “卅”字应为“卅”字。参见谢明宏:《〈悬泉汉简(叁)〉缀合(一)》, <http://www.bsm.org.cn/?hanjian/9079.html>, 2025年9月29日。
- ②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第143页。
- ③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 中西书局2019年版, 第379页。
- ④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 中西书局2019年版, 第495页。
- ⑤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 中西书局2019年版, 第501页。
- ⑥ 何双全将有关乌孙的简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但并没有做出进一步说明。参见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 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 台湾兰台出版社2002年版, 第16~19页。
- ⑦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上)》, 文物出版社2023年版, 第52~56页。
- ⑧ 比如:“出粟六升, 以食大守从史王广昌、从者一人, 凡二人。人一食, 食三升。东”(I 90DXT0114 ③: 29); “出粟六升, 以食车师候令史薛谭罢诣北军, 再食, 食三升”(I 90DXT0210 ①: 72)等。参见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 中西书局2019年版, 第527页;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 中西书局2020年版, 第338页。

“奉献”之事。当时将西域诸国赠予汉朝物品的行为称为“奉献”，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民族交往方式，^①而悬泉置汉简还记载了如下情况：

简 33. 出钱二万二千三百□□ I

以给乌孙诸国客献罢□□ II (I 90DXT0109^②: 34)^②

简 34. 市为私利其国□欲□□□□□□□ I

捕馘待使者诏书曰诸国蛮夷客入献罢归□□ II (II 98DYT1: 9)^③

简 33 记载西域使者“献罢”，汉政府会依据“奉献”物品赏赐西域使者相应的钱财。简 34 亦反映西域诸国客通过“入献”获取经济利益，同时进行市卖贸易。由此可见，西域诸国“奉献”的目的主要在于经济追求，正如史籍所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④马智全将这种因贡献与赏赐而形成的关系称为“贡赐贸易”。^⑤当然，这也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方式。

悬泉置汉简中还有 1 枚简值得注意，是研究西汉末期汉乌关系的重要材料：

简 35. 元始二年二月己亥，少傅左将军臣丰、右将军臣建，承 I

制诏御史曰，候旦发送乌孙归义侯侍子， II

为驾一乘轺传，得别驾载从者二人，御七十六。 III (以上为第一栏)

大司空崇下长安□□ I

如律令 II (以上为第二栏) (I 90DXT0116S: 14+ I 90DXT0112^①: 77)^⑥

简 35 中的“元始二年二月己亥”即平帝元始二年二月十七日。该简为御史大夫下发的传文书。整理者谓“少傅、左将军臣丰”即甄丰，“右将军臣建”

① 参见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9~10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315页。

③ 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143页。“待”字原书作“持”，今据图版改释。

④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6页。

⑤ 参见马智全：《汉朝与西域的贡赐贸易》，《敦煌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6页。

⑥ 姚磊：《〈悬泉汉简（壹）〉缀合（五）》，<http://www.bsm.org.cn/?hanjian/8197.html>，2025年9月29日。

即孙建，“归义侯”指乌孙小昆弥末振将弟卑爰寔。^①《汉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大小昆弥分治后，内争不断。元贵靡死后，星靡、孙雌栗靡先后继位为大昆弥，小昆弥由乌就屠子拊离继位，又被其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②安日死后，其弟末振将为小昆弥，但小昆弥派人刺杀大昆弥雌栗靡，为汉廷所恶，“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又“斩其太子番丘”。^③卑爰寔为末振将之弟，元始年间被封为归义侯。简 35 显示归义侯遣侍子入汉的情形。其实，乌孙质子入汉早在西汉中期已存在，只不过史载有缺，不能明晰。又简文记：

简 36. ■右乌孙公主女少夫遗质子马一匹，牡 ~ (II 90DXT0214 ③：19) ④

此简所说乌孙公主应为细君，少夫即公主女儿的名字。《汉书·西域传下》载：“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⑤少夫为武帝时生人，想来此质子入汉大略也在西汉中期。

人侍为质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乌孙，西域归附各族多相类似：

简 37. 出粟五斗二升 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拊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东。(II 90DXT0115 ④：39) ⑥

简 38. 阳朔四年三月庚申朔戊戌……

送康居王质子乘……如律令 (II 90DXT0215 ④：17) ⑦

《汉书·西域传上》载：“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⑧简 37 中出现的“拊类王”即史

①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6 页。

②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8 页。

③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9 页。

④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伍）》，中西书局 2025 年版，第 344 页。

⑤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04 页。

⑥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肆）》，中西书局 2024 年版，第 439 页。

⑦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伍）》，中西书局 2025 年版，第 541 页。“戊戌”和“送康居王质子乘”原书释作“戊辰河东”“□□□□□卒□□”，因字迹模糊不清，今从张德芳释读。参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1 页。

⑧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874 页。

书中的“东蒲类王”。简38与“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①之事相合。为表示归顺之心，内附各族纷纷遣送侍子、质子入汉。入侍为质是当时汉王朝与各藩属民族之间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

四、结语

西汉时期，乌孙作为西域大国之一，与汉朝的互动往来历时长久，关系错综复杂。然而，传世文献关于汉乌关系发展的记载多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对具体年代及细节有所疏漏。相比之下，悬泉置汉简的记录更为具体细致，不但能印证《汉书》之史事，更重要的是，还可补史之缺，完善今人的历史认知。通过对悬泉置汉简中与乌孙相关的22枚纪年简进行系统考察，可以发现它们为昭帝始元至平帝元始年间80余年的汉乌密切交往史提供了大量细节，生动地再现了二者从和亲至归附、交融的历程。

为便于把握这一历程的阶段特征，可将纪年简分成三组讨论。一是“过”“送”“迎”长罗侯简，反映长罗侯常惠在宣帝本始至神爵年间三次出使乌孙的史实，涉及其持节联络乌孙、赴赤谷城屯田、护送少主和亲等事迹，真实地描摹了长罗侯常惠往来奔波的历史画卷。二是甘露纪年简，数量颇为可观且分布集中，完整地再现了史书所记影响汉乌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通过分析悬泉置汉简的往来简文，能够有力证实乌孙接受汉朝册封及印绶之事发生于甘露二年，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甘露元年。这一时期“使都护西域”的设立与持续存在，为汉乌关系的平稳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大小昆弥”与“归义侯”简。“大小昆弥”简的年代多为宣帝、成帝及以后各代。悬泉置频繁地迎来送往大小昆弥使者，并传递昆弥上书，这些记录显示当时汉乌关系相对稳定，双方使者往来络绎不绝。汉朝对乌孙大小昆弥、归义侯的册封，也深刻影响了乌孙内部的政治格局。相信随着悬泉置汉简的进一步公布，以及整理、缀合工作的深入，乌孙编年简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汉与乌孙关系的历史面貌也会更加清晰。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2页。